

俄乌战争与政治伦理下 二元世界格局

俄乌战争将各国的政治立场赤裸裸地摆在世人眼前。除了关心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，人们也在忧虑战后的世界会否走向一个新的二元结构，而在设想的分裂世界中，小国是否还能保有不选边的自由。

与冷战不同的是，假想中未来的二元格局不会单纯地由某两个大国的个体意志决定，各阵营也不被强加相异的经济生产方式。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，假想阵营的划分会取决于国际关系中的“理想主义”和“现实主义”这一对矛盾的政治伦理。

理想主义者尊重规则，认可国际机构的权威性，相信权力是可以且应该被国际法规约束的。相反，现实主义则主张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，尊崇“强权即公理”的丛林法则，希望突破既有的国际法规，实现权力扩张。

在寻求加入北约失败后，普京实际奉行的是就是军事上的现实主义。从2008年开始，俄罗斯利用民族自决作掩护，不断分离、侵占和并吞他国的领土。格鲁吉亚、乌克兰、摩尔多瓦、阿塞拜疆，这些小国相继成为丛林法则的牺牲品。相对地，北约的回应则体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，即通过强化自身结构实现对俄罗斯的孤立，同时借由国际组织的力量，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和制裁。

实践中，现实主义者所仰仗的强权不仅包括军事实力，也包括经济实力。在中美贸易战中，无视贸易规则、设立贸易壁垒、强制技术转移等，都是世界指责中国的焦点。而另一边，随意退出多边贸易体系，终止参与多项国际条约，特朗普政府也不遑多让，把中美之战打成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的缠斗。

如今，美国已经回到熟悉的路线上。没有了跳脱的特朗普，普京的行动就显得格外刺眼。西方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制裁表明，在政治伦理下，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可以放弃的。能源短缺、粮食危机，解决这些问题都要付出巨大代价，西方各国也因此产生了短期的立场差异。但总体上看，国际秩序的拥护者在长期目标上仍然保持一致，展现了相当的团结态度。

但现实主义者也并非在经济上不堪一击。俄罗斯虽然已经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，但白罗斯提出要和这个邻居建立内循环，中国依旧向俄罗斯开放贸易，并在支付系统上给予有力

的支持。如果算上中亚各国、伊朗和印度的支持，世界的经济体系也正向二元转变。在假想的结构中，这些国家在地理上联成一片，在资源、技术和资金上可以互相补充。只要他们之间保持相互开放，即便被对立阵营排斥，也能在经济上形成一个持久的独立集团。

基于政治伦理的二元结构一旦形成，对小国就是极端不利的。尤其当地缘格局中存在某个强大的、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时，小国的安全就更难得到保障。即便选择主动倒向现实主义的阵营，但因阵营内部也遵从着“强权即公理”的逻辑，小国最终还是会成为大国的附庸而丧失国家的独立性。因此，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，倒向现实主义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

同时，小国也不用过多幻想还能在不同阵营之间保持平衡。选择政治伦理，不同于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。在面对特定大国时，小国可以在更多的维度上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，从而实现利益平衡。例如在中美之争中，安全靠美国、经济靠中国，就是保持中立的有效策略。然而，一旦阵营划分的标准被提高到政治伦理的层面，国家利益的定义就会变得异常狭窄，小国也会丧失应有的平衡空间。

所以对大部分国家而言，最好的结果是能够避免形成这种假想的二元结构。这就要各国尽可能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对一切违反现行国际法规的侵略行为给予严厉谴责，甚至制裁，以打消现实主义者的野心。当然，二元格局的到来也可能终究无法避免。就像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，现实主义会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上风。对大多数国家而言，如果到那时，要怎么才能预防强权的威胁呢？

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，首先是要建设高质量、有战斗力的国防体系，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。其次，各国要加强区域安全机制的建设。因为在二元结构下，大多数基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机制将失去作用，就像联合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遭遇的尴尬一样。最后，在能源和粮食等关键战略储备上，各国须要选择与自己政治伦理相近的伙伴，共同合作，并实现投资的多元化，以期降低不可预测的风险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
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